

評註唐宋八家古文卷三

韓愈退之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雷瑨君曜註釋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詞三試於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

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

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遊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
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
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
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
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
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
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
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

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惟韓子能自道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誇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中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

甯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受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間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狼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

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順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閥通達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巍巍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總評

儲同人云文章至西漢極盛矣然西漢文原有兩種其一為鄒陽枚乘之徒屬辭綴事藻耀風流一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轉相倣效遂為誇多闊靡

其一晁賈之論事司馬相如之從諛子長之發憤雖體裁各出要皆雄偉頓挫直寫胸臆其尤醇者則董仲舒劉向揚雄原本經術不為浮辭雍雍乎儒者之言大家之美也東京以後追配者罕沿及魏晉而遺響絕矣公此文是以漢法掃六朝尤以漢大家之美掃鄒枚也學者概言公文

紹西漢不知六朝之文其濫觴亦在西漢時顧所擇何如耳大指謂宰相宜長養教育人材君子既抱負在已宜出其所成就以見用於世上不必待其成

通體糾餘端厚。最近劉子政文無如時相為趙憬賈耽盧邁庸劣之徒。故上書而竟不一報。○二篇陳情以感之。故情隘辭嚴。三篇直辭以折之。故聲色近厲。文極變態。而身分不無太貶矣。所以獨存首篇。外間選本獨去首篇。

何也。

註釋

光範門

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

百朋

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

生二十八年

退之生於大歷三年戊申

至貞元十一年乙亥為二十八歲

抑邪與正

抑退抑也與助也

懲

音隊爾雅譯音舟講張誰恤云怒也

謙

下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

猶

切猿類

恤乎

憂貌內之溝中

文本同納原洪範尚書篇名

而康而色

汝當安汝顏色以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本作與韋舍人書公應宏詞試工此書於韋舍人求薦

月日愈再拜

天池之濱

大江之瀆

唐德宗貞元九年

。

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獵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量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

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總評

此文以窮字為眼目。金人善戰。選鐵騎衝突為長技。如鐵浮圖。拐子馬。皆是韓文中。周公水火怪物。伯樂疏廣數篇。慣用突陣法也。此吾友周武青之言。

註釋

天池

莊子南溟者天池也。

漬音焚。說文。澗水涯也。

凡介

介蟲之有甲者。

尋常

六尺曰尋。倍尋為常。

獮獮

獮亦獮屬

獮獮水狗

也。俛首

俛同俯

鳴號

號讀平聲。呼號也。

上兵部李侍郎書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官至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罄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

舊本。漢文。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

而志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髡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舉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瓊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千贊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總評

得力古文。於逢迎事故。自不通曉。不得不有皇於知己之振拔也。

格律謹嚴。光焰騰上。第李巽庸劣。而以知已望之。未可謂之知人也。

註釋

牛角之歌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枯白石。爛生不逢

禪短布單衣。縫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舉以

為堂下之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相者而往。立於堂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

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為朝廷大臣。是歲十一月。李巽自江西

無言。吾幾失子矣。為朝廷大臣。是歲十一月。李巽自江西

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

即位。憲宗。

與少室李拾遺書

李渤字濬之。洛陽人。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赴。與元涉隱廬山。後強起之。為庫部員外郎。使陳許。還言於帝曰。臣過

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聚斂之臣剝下媚上不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惡之泐遂謝病歸

東都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與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行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李詩劉用不戰而拘羈強梁之凶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承宗註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頃刻以冀入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董使全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為

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深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總評

勸其出復激之使不得不出後勃雖辭疾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未必非有感於韓公之言也。

註釋

縮粟縮畏縮之意

干紀之姦

指劉闢李鈞

自載元和元年劉闢反是年秋即討平之二年李鈞反發諸道兵討之李

劉皆干犯

強梁之凶

謂王承宗等

綱目等元和三年節度使王士真率子承

昌朝為保信

歸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答元侍御書

元和八年正月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

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答以此書○稹字微之

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

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力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書其敗○闕也

見達與微之皆可入史

不○止因○濟○以○傳○惜○微○之○晚○節○宋○終○史○叔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

總評

守志不屈。與樂道人善。見史得並書。表甄濟亦以勉侍御也。濟字孟成。安祿山封刀召之。以佯疾免。繼安慶緒致之。亦不屈。後肅宗使受偽命者。遙望見濟。以愧其心。蓋重之也。

註釋

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賤江陵士曹。

追爵其父第四品。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達為文學掾。且表

與孟尚書書

其父節行與權臯同科。宜戴國史詔曰。故朝散大夫甄濟可贈秘書少監。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元和十四年公以言佛

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

不妄許

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儲云引下含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疾。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

明快公大聲疾呼如斯而宋人猶謂藏於大廟福之說謬矣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

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如中公夏侯氏。毛韓之屬。

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僞矣。故愈嘗推崇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

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

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

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

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

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總評

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為骨子。上半言不因貶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

增長筆力。亦

註釋

過吉州

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來袁州

是歲八月公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移袁州刺史

宣第君子二句詩是歲八月公

麓篇

不為威惕二句

左傳哀公十六年不為利疾不為義回疚病也二十年君子不為利疾不為義回疚病也

君為臣綱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九法數九法敗也

公三綱論語註謂

之非博士官所職

天下有家藏詩書經奏倫攸數

君為臣綱

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

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侯之

皆殘缺漢文帝時求治

藏於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尚書者聞伏生

始皇四年始

燒除詩書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坑殺學士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

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侯之

與郢州柳中丞傳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道軍討吳元濟二月命郢岳

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援安州刺史李聽併力公綽曰

朝廷以我書生不知兵

後漢南蠻傳語言侏儒

謂張籍皇甫

吳元濟即奏請自行許之

註侏儒語不明之貌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頽

頽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

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

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

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

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踐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

有分用

吳元濟即奏請自行許之

極寫武夫之驕悍正觀出書生之

是歲八月公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移袁州刺史宣第君子二句詩是歲八月公

評註唐宋八家古文讀本

正與武人相○反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總評

文獨能為書生吐氣時諸將無功韓公因論淮西事宜為執事所疾故於此書中暢言之○次年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謂左右曰此人

朕亦畏之則當日將兵之畧嚴明可知

註釋

淮右殘孽謂吳元濟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繼兵侵掠驗動京畿瞋目語難莊子謂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曼胡

為師五百人

援桴鼓桴與枹同左傳右援桴而鼓陸

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

陳師鞠旅詩經註二千五百人

踴躍通俗文云小躍謂

為旅鞠告也

二州謂郢州安州

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

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

蹠躍通俗文云小躍謂

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努必殺之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申光榮

西漢文○氣又絕

豐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染無

董重質為吳元濟主

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
襄荆許頰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驁虎之士。
畏懦跋躡。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
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
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
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
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
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
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
右
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
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諧。委臨敵恐駭。
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
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

論客兵之害。土兵之利。

歸重如。此

如河西龍

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總評

雄深雅健。弘我漢京。末以召募勝於徵兵。欲其甲兵足用。以圖進取。此韓公經濟上淮西事宜已見此意。而此篇又切實言之。

註釋

三州彭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

山豎山豎謂吳元濟死元濟年二十二歲

洛陽縣今河南汝

汝今河南臨汝縣

襄今湖北襄陽縣

荆今湖北荊門縣

許今河南許昌縣

潁今安徽阜陽縣

淮今江蘇淮安縣

郾今安徽阜陽縣

贊踏謂裴度

裴中丞憲宗元

洛今河南洛陽縣

汝今河南汝縣

襄今湖北襄陽縣

荆今湖北荊門縣

許今河南許昌縣

潁今安徽阜陽縣

淮今江蘇淮安縣

郾今安徽阜陽縣

贊踏謂裴度

裴中丞憲宗元

與孟東野書

東野名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用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

老子和光同塵之意

時屬辟府推官

張建封